

《百年孤独》中三大女家长形象刍议

李 茜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教育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1)

摘要: 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百年孤独》象征着魔幻现实主义的成熟, 被视为20世纪60、70年代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中的杰出代表。国内外专家学者对该作品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本论文剖析《百年孤独》中第一代、第四代及第五代三大女家长形象, 为她们最终悲剧命运的原因发表一己之见。

关键词: 《百年孤独》 女家长 乌尔苏拉 费尔南达

DOI: 10.12319/j.issn.2096-1200.2022.01.107

加西亚·马尔克斯(1927—2014)是哥伦比亚当代作家中最具影响力的长篇及短篇小说家。他于1927年出生在哥伦比亚的一个小镇阿拉卡塔卡, 该小镇成了其诸多作品的背景原型。在八岁之前, 他一直与祖母生活在一起。祖父是德高望重的上校, 曾两次上战场作战。祖母则是勤劳持家的家庭主妇, 擅长讲述印度神话传奇。童年这一奇幻迷离的经历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写作材料。

《百年孤独》这部惊鸿巨作以拉丁美洲为背景, 讲述了马孔多一百年的历史, 以及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兴衰荣辱。小说描绘了马孔多——一个原始未开化的热带小镇——从建立初期, 到繁荣昌盛, 再到被飓风刮走, 在人间消失得不留一丝痕迹的历史进程。这个虚构的小镇可以称得上是拉丁美洲百年多舛命运的缩影。《百年孤独》象征着魔幻现实主义的成熟。许多著名作家和文学评论家高度赞誉该小说, 称其为西班牙语文学中唯一可以与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相提并论的巨作。此后, 该小说被译成37种语言多次出版, 销售量超过了1亿多册, 其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拉丁美洲, 也延伸至整个世界, 成为20世纪60、70年代拉丁美洲“文学爆炸”中的杰出代表^[1]。

马尔克斯在这部描述布恩迪亚大家族七代人多舛命运的长篇小说中精心塑造了众多在保守专制和父权制双重压迫下性格迥异的女性形象。其中就有一辈子忙于操持家务、坚忍勇敢、创下家业的第一代女家长乌尔苏拉; 忠贞隐忍、坚守家业, 同时又思想僵化、专制保守的第四代女家长费尔南达; 以及曾接受西方现代教育、作风开化、一心实施改革, 欲彻底清除家族百年陋习, 却因不伦恋情惨遭毁灭的第五代女家长阿玛兰妲。她们充分体现了马尔克斯的女性观念, 即男人们只知道一味地推倒历史, 而妇女们则能支撑起整个世界, 保护其免受破坏。《百年孤独》完美演绎了这一观念。布恩迪亚大家族的男人们总是热衷于

各式实验发明或头脑发热地发动战争或耽于声色淫乱; 而女人们则理智坚强, 果断有远见, 用她们柔弱的肩膀撑起百年家业, 维系着大家族的完整兴盛。

一、勤劳发家的完美女性——第一代女家长乌尔苏拉

乌尔苏拉是《百年孤独》中的灵魂人物。在她漫长的一生中, 她倾其所能维持布恩迪亚大家族, 不遗余力地照顾迷失心智的丈夫及众多儿孙, 没日没夜地操持家务。以他的外祖母为原型, 乌尔苏拉是马尔克斯心目中几近完美的女性形象。首先, 乌尔苏拉勤劳贤良, 持家有方。她身形瘦小, 却精力充沛, “她似乎无处不在, 每天从清晨到深夜, 伴随着细棉布裙柔和的窸窣声一直四处忙碌”。在父权社会, 女性被禁锢在家中, 理所当然地被认为天生就应该打理家务。因此, 当她的丈夫老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沉迷于炼金术、各种荒诞不经的实验, 而忽略其养家糊口的基本义务时, 是乌尔苏拉在田里累得直不起腰, 辛劳种植来维持生计。她像一台永不停歇的机器一样终日劳作, 用泥土夯平凹凸不平的地面, 粉刷泥墙, 让家中的粗木家具随时都一尘不染, 旧衣箱中存放的衣物永远散发着淡淡的芳香。她的出现总是与厨房有关, 对此小说中有多处描述。比如, 当她听到次子奥雷里亚诺因为带头起义, 反抗保守党政府被捕时, 她正在厨房制作她一天三次上街贩卖以换取钱财维持一大家子生计的糖果小动物。当大儿子何塞·阿尔卡蒂奥遭暗杀意外身亡, 鲜血左弯右拐绕过整个城镇来到乌尔苏拉面前时, 她正在厨房准备打了36只鸡蛋做面包。甚至在她老得连自己的岁数都忘记, 双目失明的情况下, 乌尔苏拉仍然不服老地在厨房指挥曾孙媳妇做羹汤, 热情款待满屋子的外乡人。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社会, 妇女日复一日地在厨房为家人准备一日三餐。厨房就是妇女的同义词, 男人很少在厨房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 厨房就像一座血汗工厂, 妇女像社会底层的工人一

样终日在此劳作，还得不到家人的认可。一方面，厨房象征着一个家庭繁琐的家务活；另一方面，也象征着女性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男人对女性的霸权^[2]。

乌尔苏拉果断坚毅，有主见，洞察力非凡，富有实干和进取心，尽心尽力抚养儿孙。当她的丈夫一时头脑发热打算迁移马孔多时，是乌尔苏拉抢在前头，凭借自己百折不挠的毅力，暗中与村里所有妇女团结一致，反对男人们不切实际的幻想，保住了她和丈夫一手创建的家园。是乌尔苏拉最先找到了她丈夫在其失败的远征中未能发现的，将偏僻的马孔多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的道路，并带来一群大泽区的商人与物品，开辟出一条永久的通商道路，让昔日落后封闭的小村庄变成人声鼎沸、熙来攘往的城镇。当丈夫沉迷于在实验室里研究炼金术，是乌尔苏拉经营的糖果小动物生意为布恩迪亚家族带来最初的兴旺。在经历了连年战乱之后，又是乌尔苏拉靠自己的果断坚毅将她的甜食生意推向新的高峰，不光填补了儿孙在战争中的亏空，还再次为后代创下可观家业^[3]。正如她所说的：“只要上帝还让我活着，这个净出疯子的家里就缺不了钱。”在动荡不安的战乱时期，乌尔苏拉一边勇敢刚毅地支持儿孙的正义事业，一边又爱憎分明地及时阻止他们的暴戾行径。例如，当第三代孙子阿尔卡蒂奥开始掌权实施铁腕政策，是乌尔苏拉哀嚎着，挥动涂抹着柏油的马鞭，毫不留情地抽向阿尔卡蒂奥，拨乱反正。当官至革命军总司令的二儿子奥雷里亚诺滥杀无辜，下令枪毙昔日老友，是乌尔苏拉集合马孔多众多革命军的母亲到军事法庭请命，慷慨激昂地陈述道：“只要上帝还让我们活着，我们就还是母亲；不管你们有多么革命，只要没规矩，我们就有权脱了你们的裤子打一顿。”洞察力非凡的她还一语中的地指出，奥雷里亚诺并非像所有人想得那样是为了正义理想发动战争，也不是因为厌倦了战争而主动放弃近在咫尺的胜利，原因只有一个——纯粹又罪恶的自大。

但是人无完人，乌尔苏拉也有弱点和局限性。作为马孔多的创建人之一，布恩迪亚七代家族中的第一任大族长，乌尔苏拉仍然无法代替男人真正当家作主，也无法在外来文明的影响和殖民者的入侵下挽救日渐式微的大家族。乌尔苏拉一生心血都用在相夫教子、维持家业上，但是发疯了的丈夫后半生一直被绑在树上，含辛茹苦养大的子孙后代不是沉迷于战争、权力，就是耽于酒色财气、不伦之恋。老年失明的乌尔苏拉遭子孙遗弃，竟沦为第五代、第六代曾孙辈的玩具，脸上被涂上油彩，在地上像蜘蛛一样爬来爬去。她只能哀叹自己命运多舛，到后院的栗

子树下趴在亡夫的膝头哭泣。无力祛除子孙后代身上世代相传的陋习孽根，乌尔苏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后人不断地重蹈先人覆辙，陷入孤独的泥潭，经历了百年沧桑，承载着她一生心血的大家族最终毁于一旦。

二、父权压迫下双重矛盾体——第四代女家长费尔南达

随着乌尔苏拉年事已高，无法再掌控这个大家族，第四代后人费尔南达开始接任女家长角色。婚前她深受父权制的戕害，婚后却不自觉地充当起父权制的传声筒，是一个有着两面性的矛盾体。

一开始她并非布恩迪亚家族的后代，在嫁到马孔多之前一直生长在恪守教规、古板保守的基督教家庭。她出生在一座阴风肆虐的城市，住在一座用墓碑长条石铺成，阳光终年都照不进来的老宅中。她父亲总是穿着一袭黑衣，关在书房，每天六点准时陪她一起背诵基督教义。她从未有过亲密朋友。从小家人就按照培养女王的标准对她严格要求。例如，让她在刻有家族徽章的黄金溺盆里面方便；每天用马车接送她上学，即便学校就是离家几分钟路程的修道院；在学校读书时，单独坐在高背椅上，从不与一般同学交往；用餐时一定会在餐桌上精心铺上亚麻桌布，哪怕只是为了喝一杯水，吃一块小面包。她会用拉丁文写诗，弹奏古钢琴，能跟绅士们谈猎鹰术，跟主教谈论护教法。在这样一个死气沉沉、恪守清规戒律的原生家庭，费尔南达出落成一位相貌出众、高贵端庄的少女，一心做着女王梦^[4]。

婚后的费尔南达开始背上操持布恩迪亚大家族家务的重负。她相夫教子，努力维系着大家庭的稳定。她竭力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虽然其丈夫奥雷里亚诺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前就急不可耐地偷偷跑回情人佩特拉·科特斯的床上。她容忍了丈夫的出轨，三人竟然一直相安无事地过日子。跟乌尔苏拉一样，费尔南达将全部心血倾注在维系大家族稳定，教育三个儿女身上。她将在原生家庭中习得的死板基督教规强加于马孔多的新家庭。例如，更改家中之前随意在厨房吃饭的习惯，强行规定家人每天准时在饭厅大长餐桌上就餐，铺好桌布，配上精致的烛台和银饰餐具，晚餐前必须诵读《玫瑰经》。即使家道中落，大宅子只剩下她和第六代奥雷里亚诺，她也要坐到铺好桌布的餐桌桌首，在烛台环绕下独自一人对着空椅子用餐。她认为让乌尔苏拉发家致富的甜食生意有失体面，于是下令立即取消。她还认为门被发明出来就是为了关闭，所以紧锁屋门，不再向来客开放，在窗户和大门上钉上了十字架样式的木板。这些她从原生基督家庭中承袭来的森严家规让她

与布恩迪亚家族格格不入，自始至终都无法融入其中，一直都是孤家寡人一个人在家操持家务。于是她变得越发孤僻专制，一意孤行，要将大儿子何塞·阿尔卡蒂奥培养成教皇，把自己的女王梦强加于二女儿梅梅，送她去修道院学习。连修女们都认为早该进博物馆作为古化石保存的古钢琴弹奏。迫于她的淫威，孩子们表面顺从，暗地里反抗。梅梅悄悄与香蕉公司汽修厂学徒马乌里肖·巴比伦相恋，门第观念深重的费尔南达发现后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拆散这对苦命鸳鸯。她诬陷马乌里肖是偷鸡贼，一颗子弹射中他的脊柱，让他后半生卧床不起，孤独终老。梅梅也被她送回修道院，从此不言不语。在费尔南达的专制统治下，布恩迪亚整个大家族逐渐沦落为中古世纪陈腐习俗的堡垒，加速陷入衰败的泥潭。老年的费尔南达身着业已泛黄的白鼬皮斗篷，头戴用纸板做的金色王冠，孤苦伶仃，一直到死都没有放弃她的女王梦。

费尔南达的悲剧在于她自幼就饱受父权制思想的荼毒，婚后又将这些枷锁原封不动地加诸子女身上，用早已不合时宜的陈规陋习禁锢家人。她的老古董、家长制作风招来无数怨恨，辛劳一辈子维系大家族，却始终得不到家人的理解和认可，注定孤独一生。

三、难逃预言悲剧的现代女性——第五代女家长阿玛兰姐

在小说的最后两章，布恩迪亚家族最后一位女性、第五代女家长阿玛兰姐·乌尔苏拉仿若一阵新风，粉墨登场。这个在布鲁塞尔接受了现代西方教育的新女性身上集中了布恩迪亚家族所有女性的优点：第一代乌尔苏拉的无穷精力，第二代阿玛兰姐的温柔，第四代美人儿蕾梅黛丝的绝世美貌，以及姐姐梅梅的现代派思想作风。当她牵着一根绕在她俯首帖耳的丈夫脖子上的丝带，朝气蓬勃地回到马孔多时，人们仿佛看到了布恩迪亚家族的希望与未来。她亲自上阵，重建破败的百年老宅，翻新家具，粉刷墙壁，修葺门窗，赶走白蚁，祛除杂草。与此同时，她凭借自己积极乐观的现代自由女性作风，将费尔南达留下的封建僵化思想及旧恶习俗扫地出门。阿玛兰姐在百年家族和现代文明世界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似乎可以扭转世代相传的孤独宿命，让这个家族重获新生。但是，她的弱点就在于她对于马孔多有着海市蜃楼般的迷恋，固执地认为

单靠她一己之力能扭转百年之家的衰败局势。最大的悲剧是她未能逃离家族惯有的乱伦情结，与第六代侄儿奥雷里亚诺陷入癫狂热恋，孕育出长着猪尾巴的第七代奥雷里亚诺，产后血崩而死。她的悲剧应验了梅尔基亚德斯羊皮卷的预言，布恩迪亚大家族最后一代被蚂蚁吃掉，百年家族及整个马孔多被飓风刮走，不留一丝痕迹^[5]。

阿玛兰姐不像乌尔苏拉那样质朴，也不像费尔南达那样保守。接受过先进文化教育的她在追求女性独立、两性平等的征途上觉醒，开始有自我意识，在生活中寻找并享受作为新女性的快乐。但是受限于她所处的社会环境，她只能单枪匹马地与根深蒂固的父权制保守势力斗争。从最初的积极抗争到心生怀疑，再到最终的妥协，她对于两性平等的探索还是被扼杀在父权文化的牢笼中^[6]。

四、结语

这三大女家长个性鲜明，一代比一代进步。她们在布恩迪亚大家族那群终日沉迷于奇思异想、追名逐利、残酷无情地发动战争、耽于酒色的男人们永无休止的败家破坏行为中不断地重修、维护家业，但最终仍然无法将命运掌控在自己手中，无一幸免均以悲剧收场。这暴露出马尔克斯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女性只有彻底觉醒，才能自觉主动、勇敢坚定地行动起来，卸除几千年来压在她们身上的父权制枷锁，争取两性平等、和谐共处，真正摆脱他人的从属地位，确立自我主体，充分实现自我价值。

参考文献

- [1]加西亚·马尔克斯著.范晔译.百年孤独[M].海南:南海出版公司,2019.
- [2]梁艳.《百年孤独》的空间解读[M].江苏:南京理工大学,2018.
- [3]张颖.《百年孤独》代表性女性形象解读[M].杭州:浙江大学,2014.
- [4]田艳.论《百年孤独》的寓言性[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7.
- [5]李玉瑶.在凄美中凋零的花史——浅析《百年孤独》女性形象[J].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0(04):59.
- [6]王晓慧.魔幻之镜中的孤独迷宫——论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孤独主题[M].济南:山东大学,2017.